

“骑”迹午时(11:00—13:00)

外卖骑手冯鹏:

“为了那个远嫁衡阳的梅州姑娘”

■文/图 衡阳晚报全媒体记者 金明达 实习生 张珂淇



12点整，冯鹏奔波在衡阳的大街小巷送餐。

盛夏的衡阳，阳光如同一把把炽热的利剑，直直地刺向大地。

8月9日，时间刚过上午11点，整座衡阳市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，塞进了一个巨大的蒸笼之中。

此时的冯鹏，正骑着电动车在雁城匆忙穿梭。作为一名外卖骑手，匆忙赶单的他，连额头上的汗珠都顾不上擦。汗珠顺着他的脸颊不断滑落，滴在滚烫的车把上。

接近中午饭点，冯鹏的手机提示音接连不断地响起，新订单接踵而至。他迅速扫了一眼订单信息，眼神专注而熟练。接着，他动作娴熟地走进一家餐饮店，从窗口接过几份外卖，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入保温餐箱。

“这鬼天气，送餐得比平时快，不然菜都蔫了。”冯鹏一边骑着车，一边说道。额头上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疯狂地滑落，很快便浸湿了他的口罩。但他顾不上这些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快点把餐送到顾客手中。

冯鹏今年28岁，高中肄业的他，学历并不高。两年前，他从广东回到了衡阳。

回忆起在广州、梅州漂泊的日子，他感慨地说：“在那边漂了几年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还是回家好，能照顾老人和孩子。”

回到衡阳后，他很快适应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。日复一日的奔波，让他对衡阳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。他笑着说道：“干熟了，哪栋楼电梯快，哪个小区门禁‘松’，心里都有数。”

11点35分，冯鹏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他接起电话，对方焦急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：“小哥，我点的是给孩子的发烧药，麻烦尽快送到。”冯鹏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，他一边安慰顾客：“您别着急，我马上就到。”

电动车在马路上飞驰，风在他耳边呼啸而过。当他把药品送到顾客手中时，顾客感激地为他递上了一杯冰水，说：“太感谢你了，这么热的天还跑这么快。”冯鹏擦了擦汗，真诚地说：“没事，只要孩子早点康

复就好。”

“送餐是一份体力活，大太阳晒着，路还远，可每次听到顾客那声真诚的‘谢谢’，心里暖烘烘的。”冯鹏嘴角带笑的说道。烈日下努力的执念，来自老婆和孩子。

“我老婆是梅州姑娘，为了我远嫁到衡阳。我们有个1岁半的女儿，非常可爱。”说起家人，他的眼中满是柔情：每天出门前，老婆就像小太阳一样，细心地给他涂好防晒霜，仔细地为他戴上防晒帽，还反复叮嘱他骑车注意安全。“为了老婆和女儿能过得有点好，再苦再累也觉得值。”

12点50分，送餐高峰期还未过去。冯鹏的电动车依然在车流中穿梭着。到当天这会，他已经送了20多单，身体疲惫不堪，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吃力。

在一个写字楼前，他遇到了电梯拥堵的情况。看着那长长的队伍和缓慢移动的电梯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爬楼梯。他一手提着外卖，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。当他气喘吁吁地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中时，顾客惊讶地说：“小哥，你怎么爬楼梯上来了，太辛苦了。”冯鹏笑着说：“没事，不能让您等太久。”在他的心中，按时将外卖送到顾客手中，是对这份工作的尊重，更是对顾客的承诺。

在冯鹏看来，外卖员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份责任。4月10日早上，他在买早餐时捡到一个装有8万现金的黑色塑料袋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报警并将钱交到了派出所。失主刘女士对他感激不已，想要给他一些报酬，但被他婉言谢绝了。冯鹏说：“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，换谁都会这么做的。”那朴实的话语，透露出他内心的善良和正直。

近日，各大外卖平台开展活动，外卖小哥的单量几乎翻了一番。冯鹏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，从清晨到深夜，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，不停地旋转着。

冯鹏没有抱怨。在他身后，有老婆和孩子，有逐渐年迈的父母。

清扫未时(13:00—15:00)

环卫工李远娇:

听着《好日子》，用扫帚丈量城市

■文/图 衡阳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青 实习生 陈俞帆



62岁的李远娇每天在这条路上清扫。

8月15日14点，室外最高温度36℃，这已经是衡阳近期比较“温柔”的天气了。

不时“路过”的微风裹挟着热浪，直往人身上扑，此时的街道行人寥寥。62岁的李远娇几乎“全副武装”把自己包裹起来，赶往天台路，准备开始她的街头清扫。

14点半的烈日把马路烤得发烫，空气里飘着柏油融化的焦味。李远娇弯着腰，扫帚“唰”地刮着地面，汗水顺着她晒得发红的脸颊往下淌，在下巴尖汇成水珠，“啪嗒”砸在地上，转眼就被蒸发了。

这是她这一天里打扫的第三个“回合”。从彩霞街延伸至西二环的天台路段，仅500米长，李远娇每天能踏出上万步。细碎步伐间，街边的树叶落下，被扫走；落下，被扫走。

从彩霞街出发，到二环路，这一路的烟头、纸屑、落叶，都是她要“攻克”的目标。甚至马路中间出现了垃圾，她也得适时穿过马路，及时清理干净。她眼睛很尖，哪怕一片碎纸屑掉进了路边的绿化带里，也得用手给它拿出来。

“夏天的垃圾主要是冰棍纸、饮料瓶。”李远娇直起腰捶了捶后背。她的橙色工作服后背结着一圈白霜——那是汗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留下的盐渍。

眼前这一幕“战高温”的景象，不过是李远娇最日常的一帧。

下午的清扫开始不久，李远娇的后背已经湿透，黝黑的脸上布满豆大的汗珠。“一天洗三次澡，还是觉得黏糊糊的。”她笑着抱怨，可手上的动作却不会停下。

狂风暴雨天，别人往家躲，李远娇却得往街头冲。“雨把落叶打的满地，不及时清理，路就没法走。”她说这话时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吃饭睡觉的日常。

“每个月钱不多。家里人都劝我，说这太累了，要我回家休息休息，帮忙带孙子就好。”她笑着说，“可我哪闲得住，平常没有什么爱好，孙子也上学了，就想着出来接个活儿，还能给家里添点收入。”

“我没读过什么书，其他的工作也做不了。住在蒸水花苑，每天骑着小电

驴来回，倒也算方便。”说话间，刚扫过的地面上又多了不少落叶，李远娇“啧”了一声，快步走过去扫掉。

这时，记者注意到，一段欢快的《好日子》旋律从李远娇口袋里飘出。她说，这是她的消遣和休闲方式，听一听音乐，人也变得有干劲了。那些跳跃的音符像是她最好的伙伴，陪着她一遍遍丈量这500米的路程。

时间悄然间已至下午3点，李远娇在树荫下稍作歇息，与记者细数她一天的工作安排。

每天凌晨4点，她便起床开始第一轮的清扫工作。到了7点，她会回家吃早餐，或者若逢每周的例行周会，便前往生态公园与同事们交流，这成为她一天中难得的集体活动时光。8点整，她再次投入到清缴垃圾的“战斗”中，直至11点。下午则从两点半持续工作到5点半。至此，一天的清扫任务宣告结束。平日里，口渴时她会去附近小店讨些水喝，疲惫时便如现在这般，坐在路边稍作休憩。

“累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累也没办法，这是我的责任。”李远娇把“责任”二字挂在嘴边。其实她不懂什么大道理，只知道拿了这份工钱，就得把活干好。街道在她的清扫下，从杂乱到整洁，她看着舒心，路过的居民偶尔说句“辛苦了”，更让她觉得值得。

小憩过后，便又回到熟悉的路段，继续清扫。

“总体来说，创文以来大家的素质提高了，衡阳变美了，我们环卫工人也轻松些。”李远娇笑着说。

17点30分，收工时间。李远娇将最后一批垃圾倒入保洁车，摘下手套。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指关节粗大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污渍。

李远娇换下工作服，骑上那辆陪伴多年的电动车。晚风拂过她晒得发烫的脸庞，吹干了工作服上未干的汗渍。

明天凌晨4点，她又骑着这辆电动车出现在这条街上，开始新一天的清扫。而那首《好日子》也会继续循环播放——就像这座城市永远会有人为它拂去尘埃。